左氏條貫

傳春秋者五家鄒夾已散佚不可考今存者獨左氏與公穀三家耳自漢以後持論各安所尚如漢武好公羊衛太子重穀梁宣帝開石渠而穀梁氏興哀帝令劉歆辯難迄建武始為左氏置博士賈逵鄭衆作左氏長義詆公穀何休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康成復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而董仲舒則專信穀梁時又有左氏大官公羊賣餅之說蓋學左每詘公穀學公穀往往詘左勢固然也要而論之惟啖趙氏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庶幾知所輕重蓋左氏親見聖人

而公穀又皆子夏之高弟其立說自各有據依後人未可以臆見輕為軒輊固無倚焉馬融馮伉著三傳異同劉兆為三傳調人也第左氏原本以事繫日後先懸隔檢括殊苦其煩因仿國語之例分國類叙聯絡首尾而仍不失編年之舊以便披覽其公穀之辭義可互者亦因事附見焉

康熙壬辰中秋日玉坡曹基書

蒹葭侍先生久凡風簷雨館雪案螢窗以及花之晨月之夕竊見先生手一編咿唔不輟時復會心若將揖古人於千載之上晤語一堂者以故矻矻孜孜几席間丹黃校讐幾無寧晷迄於今年已七十餘矣而耄而好學如此即徐廣之歲讀五經一遍不是過也先生雅負氣節自待甚高見人之婞婀齷齪者避之若浼故於世多忤少可飄然自遠於勢利之場君平棄世世棄君平有自來矣其為文也原本經史而折其衷獨出風裁自成一格不屑拾人牙慧雖著述等身重自矜惜不欲示人

兹左氏條貫一書兼以為便於課誦也力請付諸剞劂以公同好因發篋衍再加參訂得一十八卷仍為志其緣起云

受業門人張兼典百拜識

備考

周姬姓黃帝苗裔后稷始封於邰及夏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為狄所逼去豳居岐文武都豐鎬平王東遷洛陽為東周

魯姬姓侯爵文王第四子旦有大勲勞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陝以東成王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至隱公元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而春秋始作

鄭姬姓伯爵周厲王少子友始封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鄶之間因取二

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

水間謂之新鄭

衛姬姓侯爵武王少弟封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

武庚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為衛侯

齊姜姓侯爵炎帝裔孫伯益為四岳佐禹治水賜姓曰

姜氏曰呂謂之呂侯至呂望佐武王定天下封營丘

為齊侯

宋子姓公爵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

子後成王誅武庚中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

祀禮樂車服悉仍商舊

秦嬴姓伯爵顓頊之裔大費佐禹平治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為栢翳殷有蜚廉周有造父至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閒孝王分爲附庸而邑諸秦傳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

晉姬姓侯爵武王少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成王滅唐封之而都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傳十一世至昭侯

封文侯之弟成師於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與曲
沃別之

楚芈姓子爵顓頊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
苗裔鬻熊為文王師而曾孫熊繹封荊蠻八世至熊
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
為越章王又八世至熊儀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為
蚡冒又一世熊通為楚武王

吳姬姓子爵周太王長子太伯逃荊蠻號曰句吳端委
以治周禮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因封之吳又十四世

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

越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允常始見於春秋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

曹姬姓伯爵文王子振鐸始受封今濟陰定陶縣是也

蔡姬姓侯爵文王子叔度封於蔡監殷殷畔囚於郭鄰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之

虞姬姓公爵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為諸侯

虢姬姓公爵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王卿
士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虢城

紀姜姓侯爵

邾曹姓子爵陸終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曹挾於邾為附
庸令魯國鄒縣是也挾之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封其
子友於郳為附庸春秋時郳犂來始朝魯其地在東
海昌慮縣東北郳城是也稱小邾

陳嬀姓侯爵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為周陶
正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

虞祀謚胡公

許姜姓男爵堯四岳伯夷之後周封其苗裔文叔於許

以續太岳之嗣

例言

孔子作春秋示褒貶故竟夫謂即夫子之刑書而實非也左氏身為史官受業孔子因春秋作傳而獨於言禮處最詳最慎蓋深得夫子立教本旨則謂左傳為左氏之禮書也亦可

觀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嘆曰周禮盡在魯矣早已窺見此意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固矣其次則兵之所係為綦重左氏於列國兵爭極為留意寫來倍覺精神讀者便

須得其勝負存亡之所以然勿徒作壁上觀可也

古者掌卜占夢各立專官故吉凶禍福歷歷信而有徵後世失其職并失其傳惜哉

怪力亂神聖人所不語左氏每娓娓及之非悖聖教也世衰道微邪慝並起借以示鑒戒云爾

左氏雖曰浮夸然長於敘事用字用句極簡嚴而極婉麗其轉關捩柁處又極警策只用一二語撥掉便有兎起鶻落之勢長篇短章或斷或續血脈融貫得草蛇灰線之法是誠三史之鼻祖而諸子百家之星

宿海也

列國諸事雜見於十二公之編年前後錯綜繙閱殊難兹為取裁國語之例先標每國於首凡事之係於其國者悉為編入使一國之始末開卷了然而其事之介乎兩國者此収則彼刪可以參考而得

當時一百二十四國其見於春秋者亦寥寥矣蓋弱小之邦多見并於強大故事亦僅見今即其事之相屬者隨所屬之國附載其絕不相蒙者另列於後

左傳為舉業先資而讀本每失之太略因為手輯是

編極知割裂成書見譏於大雅君子然以備家塾之誦習則庶幾或有取焉玉坡老人基自識

編是書甫竟見前明孫匡儀名範有左傳分國紀事本末一書是能先得我心者但嫌其提頭處太多甚至另為標目不叙於編年之下者終失聯絡本意則余是編之作尤覺完善云玉坡又書

周十二王春秋歷十有四王悼王立未踰年敬王崩在春秋後故止曰十二王

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　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魯十二公

隱公伯禽受封傳二十三世至隱公名息姑魯惠公子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

莊公名同桓公子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兄　文公名興僖公子　宣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子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　襄公

名午成公子　昭公名稠襄公子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　哀公名蔣定公子

魯三桓

僖元年公子友敗莒於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而季孫氏始　四年公孫茲侵陳叔孫氏始　十五年公孫敖救徐孟孫氏始亦曰仲孫

晉八卿

智罃　士匄　荀偃　韓起　欒黶　士魴　魏絳　趙武　又趙衰成子　范士會武子　智荀首莊子　荀林父桓子　魏絳莊子　韓厥獻子　為六卿又魏斯韓虔趙籍為三卿

鄭七穆皆穆公子

子展公孫舍之為罕氏子西公孫夏為駟氏子產公孫僑為國氏伯有良霄為良氏子太叔游吉為游氏子石公孫段為豐氏伯石印段為印氏又叔詹堵叔師叔為三良

春秋五始

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

齊桓衣裳之會九

莊十三年春會於北杏以平宋亂宋萬弑君十四年冬會

於鄄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於鄄齊始霸十六年冬同盟於幽鄭成也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僖元年入於檉五年會於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七年盟於甯母謀鄭故也九年夏盟於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又於貫於陽穀共會十有一又於洮於鹹於牡丘於淮為兵車之會四

晉悼五會

雞澤　於戚　救陳　於鄬　於邢丘

晉悼三駕

襄十年秋伐鄭十一年夏伐鄭秋伐鄭

左氏條貫總目

總目終

左氏條貫卷一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淩　典懷鞠　參訂

周

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桓王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閒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

周桓王

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隱公六年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至也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桓公五年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方陣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

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缺漏此魚麗陣法五人爲伍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桓公十八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莊王弟子儀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

克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莊公十八年）

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助也助以幣物）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莊公十九年）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

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莊公二十年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莊公二十一年 春胥命于弭鄭地 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

闕西辟偏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冬王歸自虢、莊公三十二年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之類王從之、內史過往、

聞虢請命、求土田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僖公

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襄王弟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惠公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楊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惠公）平戎于王

（僖公十三年）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前年帶奔齊）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

召之也（僖公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卽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夏商二代之叔世）之不咸（同心）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奔虢鄭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祖桓公為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申侯子華而用三良。叔詹堵叔師叔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

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王子帶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即狄后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寔使

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
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
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
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
居于溫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
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
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
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
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

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僖公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
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
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
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
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
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
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

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僖公三十

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

成公元年王師敗績于貿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形象虎）

為毛召之難故（宣公十六年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毛伯衛）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升殽于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問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半解其體而薦之示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以俎使可食示惠）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穀梁子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

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成公二年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敗王之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鎭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

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鞏朔）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天子之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相禮者）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勿以為典）成公十三年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僑如）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脤宜社之肉出兵祭社曰宜）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

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襄公十年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 助也 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 處叔河上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

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赤牛）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天子左右之詞）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襄公三十年）

初王儋季卒（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

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指愆期）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不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蔿邑）大夫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皆周大夫）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昭公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

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昭公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

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陰戎
之祖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遷陸渾之戎于
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
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
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
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
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改正朔易
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
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

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昭公十五年 十二月晉荀躒文伯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貢獻之物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談字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

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大路 戎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旌旗）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籍談九世祖）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

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穆后及太子壽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昭公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

不窕大者不㮚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安也）則樂窕則不咸㮚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寔生疾今鐘㮚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景王之長庶）賓起（子朝傅）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即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劉摯）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有欲位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

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以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朝因舊宮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三邑）名之甲以逐劉子（作蚠）壬戌劉子奔揚單子（旗）逆悼王（子猛）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子朝黨）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召伯奐子朝黨）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單劉黨）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盟

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如王子還欲背盟故亡羣王子追之、黨于子朝故來追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族四戰而殺之子朝奔京。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周卿士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周卿士亦敗焉、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子猛黨守于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子朝黨伐皇、大敗、獲

鄩肹。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鄩肹 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子朝所得邑 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為單氏所敗 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 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黨所敗 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即九州戎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謚悼王 不成喪也。乙丑。敬王即位。王子猛母弟匄也 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

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子朝所在○景王之太子早天諸子皆欲立劉子單子附王子猛者也尹氏召伯毛伯附子朝者也王愛朝欲立之未及而崩諸大夫爭立君互相攻伐數年始定昭公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子朝之黨震、屋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東故曰東王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昭公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

焉至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冬十月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昭公二十六年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子朝黨奔莒以叛召伯逆王

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勿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伯服）奸命

諸侯替之以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頾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頾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

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
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兹不
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
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
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寔深
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
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
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
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

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定公元年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卒于甯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設板）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

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晉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僇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定公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哀公三年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責周與范氏趙

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左氏條貫卷一

男官賀校字